

德国哲学与文化丛书



强以华 著

存在与第一哲学

武汉大学出版社

存在与第一哲学

西方古典形而上学史研究

Being and the First Philosophy Study i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Classic Metaphysics

强以华 著

Qiang Yi Hua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存在与第一哲学/强以华著.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7. 5

ISBN 7-307-02139-0

I. 存…

Ⅱ. 强…

Ⅲ. ①第一哲学—研究 ②形而上学—唯心主义

Ⅳ. B081.1

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武汉市皇冠彩印厂印刷

(430000 武汉市汉口铭新街79号)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发行

1997年5月第1版 1997年5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 插页:4

字数:201千字 印数:1—2000

ISBN 7-307-02139-0/B·44 定价:9.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印刷厂调换

德国哲学与文化丛书

湖北大学德国哲学与文化研究中心编

学术顾问：张世英 (Zhang Shiyiing)

梁志学 (Liang Zhixue)

杨祖陶 (Yang Zutao)

张传湘 (Zhang Chuanxiang)

刘简言 (Liu Jianyan)

邓晓芒 (Deng Xiaomang)

Heribert Boeder (别德尔)

Johnny Erling (埃林)

主 编：江 畅 (Jiang Chang)

执行主编：朱正琳 (Zhu Zhenglin)

许 凯 (Xu Kai)

舒远招 (Shu Yuanzhao)

邓安庆 (Deng Anqing)

强以华 (Qiang Yihua)

戴茂堂 (Dai Maotang)

魏敦友 (Wei Dunyou)

吴守祥 (Wu Shouxian)

彭富春 (Peng Fuchun)

袁 力 (Yuan Li)

曾小平 (Zeng Xiaoping)

德国哲学与文化丛书

总 序

德意志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其伟大的显著标志就是她富于理性思维和形象思维，拥有高度发达的哲学和文化，其思想文化界的巨子有如天穹的群星，璀璨夺目，不可胜数。在国际思想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当代，在我国扩大对外开放的今天，进一步评介、研究、借鉴德意志思想文化，对于促进中德思想文化交流和经济技术合作，对于我国发展市场经济和推进民主政治，其意义自不待言。

1986年湖北大学哲学研究所创办了《德国哲学》丛刊，为中国人了解德国开辟了一个“窗口”，为中德思想文化交流架起了一座“桥梁”。今天该所又编辑出版《德国哲学与文化丛书》，旨在集中国内对德国哲学、文化有兴趣、具有一定研究的学者，对德国哲学、文化进行更深入、更系统的探讨，以洞察其奥秘，领悟其精义。这必将成为我们中国人了解德国的一个新“窗口”，中德思想文化交流的一座新“桥梁”！

时下学术著作出版之艰难，为众所周知，但我们相信，有湖北大学领导的大力支持，有湖北大学哲学研究所同仁的竭尽全力，有我们的国内外朋友和同行专家的热情关怀，有武汉大学出版社的卓识远见，《德国哲学与文化丛书》必定能在困境中生存下去，而且生存得越来越好！

江 畅

1994年10月于武汉

此书献给
我的父亲强佩钟、母亲王炳凤！

目 录

导 言 论形而上学的意义·····	1
一、形而上学的一般概念·····	2
二、形而上学的对象·····	4
三、形而上学的任务·····	7
四、形而上学的方法·····	9
五、形而上学的意义及其时代性 ·····	11
 第一章 形而上学的确立 ·····	16
第一节 形而上学意义的发端 ·····	16
一、巴门尼德的存在学说 ·····	16
二、苏格拉底哲学在形而上学意义形成中的诸多贡献 ···	19
三、柏拉图的理念学说 ·····	21
第二节 形而上学意义的确立 ·····	28
一、亚里士多德第一哲学的主题和学科地位 ·····	29
二、第一哲学的对象及其内在矛盾 ·····	31
三、关于实体的认识理论和认识方法 ·····	40
第三节 形而上学对象研究的深入化 ·····	42
一、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 ·····	43
二、实在论与唯名论关于一般和个别的观点 ·····	44
第四节 简短的评语 ·····	47
 第二章 形而上学的危机 ·····	50

第一节	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	50
一、	所谓“认识论转向”	51
二、	唯理论和经验论的分化及其对立	52
第二节	唯理论完成形而上学任务的努力	55
一、	笛卡尔的认识理论	56
二、	斯宾诺莎的认识理论	63
三、	莱布尼茨的认识理论	70
第三节	形而上学意义的根本动摇	77
一、	唯理论的困境	77
二、	经验论对唯理论、形而上学的否定	85
第四节	由近代早期形而上学走向康德形而上学	96
一、	坚信理性之光	97
二、	形而上学发现了人	100
三、	小结	101
第三章	形而上学的挽救	103
第一节	康德形而上学的提出和基础	103
一、	“批判哲学”或“先验哲学”的提出	103
二、	在人类学的基础上重建形而上学	111
第二节	康德的形而上学体系	122
一、	康德的自然形而上学	122
二、	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	131
第三节	康德实现形而上学意义转换的结论	146
一、	形而上学意义转换的必然性和内涵	147
二、	康德形而上学的得失	150
第四章	形而上学的复辟	158
第一节	形而上学复辟的条件和基础	158
一、	所谓形而上学的复辟	158

二、形而上学复辟的条件·····	160
三、形而上学复辟的基础·····	166
第二节 形而上学的初步复辟·····	170
一、费希特哲学在形而上学的初步复辟中的地位·····	171
二、谢林哲学在形而上学的初步复辟中的地位·····	180
第三节 黑格尔哲学对形而上学的复辟·····	194
一、黑格尔的形而上学体系·····	195
二、黑格尔所实现的形而上学复辟的内容及其结论·····	205
三、形而上学复辟的评价·····	220
结束语·····	223
一、存在不是真正的谓词：由康德的形而上学到现代 西方哲学中的形而上学和反形而上学·····	224
二、逻辑实证主义的反形而上学及其后果·····	226
三、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	228
主要参考文献·····	234
后记·····	242

导言 论形而上学的意义

第一哲学即形而上学以“存在”(“有”、“本体”、“实体”)为研究对象,围绕存在的本性问题、如何把握存在的问题等等,它经历了风风雨雨、曲曲折折,展示了一条内在的发展规律。因此,研究形而上学首先要研究存在的问题,而研究存在的问题,则必须超越狭义的本体论的范围,将其置于更广阔的形而上学的背景中。本书重点围绕存在的本性和如何把握存在的问题,研究西方古典形而上学(指从形而上学的诞生起至黑格尔的形而上学止)的发展史,力图揭示其演变规律。

形而上学作为西方古典哲学的主流,曾被誉为“科学的女王”,稳坐在“科学的女王”的宝座上,在一切科学中起着“根”的作用。在漫长的历史中,一大批才华横溢的思想家为这个“科学的女王”献出了毕生的热忱和智慧。然而,到了康德时代,这个“女王”却“成了一个孤苦零丁、流离失所的妇人”^①。康德认为,形而上学的这种命运变迁乃是由于形而上学在独断论者的统治下所致。所以,他试图力挽狂澜,通过自己的“批判哲学”或“先验哲学”重建形而上学的权威。康德是通过转换形而上学的意义来重建形而上学的权威的。后康德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则力图确立前康德的形而上学意义。为此,它们

^① R.M. 哈钦斯主编:《西方世界伟人著作集》(英文版),第42(康德)卷,不列颠百科全书编委会,1952年版,第1页,参见韦卓民译:《纯粹理性批判》,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采用辩证法的框架来克服前康德的形而上学的危机，构建了前康德意义上的博大精深的形而上学体系。

为了研究西方古典形而上学的发展史，在此首先确定形而上学的意义即它的本来意义。

一、形而上学的一般概念

“形而上学”这个词来源于希腊文 *ta meta ta physica*，字面意思是“在物理学之后”。它最初只有书目编排的秩序意义。公元前1世纪罗德岛的安德罗尼柯(Andronicus)在整理和分类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时，把讨论“第一哲学”的一组论文放在讨论自然事物的著作之后，称为“*ta (biblia) meta ta physica*”。后来，中世纪哲学家用这个标题指谓《形而上学》一书中所讨论的第一哲学问题来自“自然事物之后”。因此，在西方哲学史上，“形而上学”或“第一哲学”就成了一门研究超越感性事物的，比感性更实在、更有价值的对象的学科。

在《形而上学》一书中，亚里士多德首次提出了“第一哲学”的概念，并认为它的研究对象是能为我们提供最普遍、最高级知识的万物必致终极者，即“作为存在的存在”（“作为有的有”）或“存在本身”。而存在中最根本者是实体的存在，对“作为存在的存在”的研究是以对实体的本性和最确定的原则的研究为核心的，因而可以说，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就是以实体为研究对象的实体哲学。这种观点也是一般形而上学的观点。

形而上学与本体论是密切相关的。“本体”一词来源于希腊文 *ontos*（即存在，有），本体论就是以本体为研究对象的学问（ontology），又译为“存在论”或“有论”。形而上学的对象“实体”（substance）虽然与本体有着细微的差别，但作为根本的存在，一般也可译为“本体”（本文中的“实体”和“本体”意义相同）。所以，形而上学和本体论是相通的。1636年，德国经院哲学家郭克兰纽首先在其著作中使用“本体论”这一术语，当时经院哲学

家在两种意义上使用“本体论”一词。一些学者把它解释为形而上学的同义语,另一些学者认为它构成了形而上学的一个分支。后一种观点被德国哲学家沃尔夫(C. Wolff)等人所接受,沃尔夫明确地把本体论和理性神学、理性宇宙论、理性心理学区别开来,把它们视为形而上学的不同分支。其实,沃尔夫扩大了形而上学的研究范围,但在形而上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上,他的观点和前一种观点并无本质区别。他的形而上学中的本体论部分研究的是存在的本原和本性,这与前一种观点相同;他的理性神学、理性宇宙论、理性心理学分别研究上帝、宇宙(或世界)整体、心灵(或灵魂)等,而后一种观点(包括他自己的本体论)正是把上帝、宇宙的统一性的本质、心灵看做是世界的本原和本性的。所以可以说,沃尔夫的形而上学就是一种广义的本体论,狭义的即与认识论相对的本体论则是它的一个部分。

形而上学所研究的本体是超越感性经验的对象。它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把世界二重化,认为世界由现象领域和本体领域两个部分构成,现象是本体的结果或表现,本体是现象的原因、根源和基础;现象是可以经验到的领域,本体是超越经验的领域;相应地,形而上学一般地也把入二重化,认为人具有感性和理性两个方面,感性的一方面相应于现象领域,与现象发生关系,理性的一方面相应于本体领域,与本体发生关系。

我们所说的形而上学或本体论所研究的存在,指的是超越经验的、现象背后的对象。在西方哲学史上,也有人认为现象本身就是自足的,所以现象就是终极的存在或本体,在广义上,我们也可以称持这种观点的哲学为形而上学或本体论。但是,“如果按照形而上学的更狭义的概念,则只有与非感性的(超验的)对象有关的那些陈述才属于形而上学”^①。应该说,狭义的形而上学或

^① W. 施太格缪勒:《当代哲学主流》上卷,王炳文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1页。

本体论才是形而上学或本体论的本义，西方哲学史上的形而上学或本体论，主要指的就是这种狭义的形而上学或本体论。

在探讨了形而上学的一般概念之后，我们力图通过形而上学的对象、任务和方法来说明（狭义的）形而上学的意义。

二、形而上学的对象

（一）实体概念

形而上学的对象是实体。实体是什么？不同的形而上学家们对它有不同回答。在数量上，有人认为实体只有一个（如斯宾诺莎），有人则认为有多个（如莱布尼茨）；在性质上，有人认为实体是精神的（如莱布尼茨），有人认为实体是物质的（如斯宾诺莎），也有人认为它既有精神的，也有物质的（如笛卡尔）；在涉及上帝方面，有人认为上帝是超越其他实体的绝对实体（如笛卡尔、托马斯），也有人认为神性体现在自然实体之中，因而自然实体就是上帝（如斯宾诺莎）。

但是，尽管形而上学家们对实体的看法千差万别，可从整体上看，我们可以说，一般形而上学所谓的实体主要有：上帝、物质实体和精神实体。不过，由于形而上学家存在着一元论和多元论的差别，也由于形而上学家存在着唯物论、唯心论，甚至有的是宗教哲学家的差别，所以，作为形而上学整体的实体对象，在每一个不同的形而上学家那里呈现出千姿百态的形式。

在通常的形而上学中，实体的内涵总是同时具有真和善两方面的意义，其实是以真为基础的真与善的统一。实体内涵的完整意义是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里形成的，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形而上学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当形而上学从神话中独立出来时，一个重要标志是它欲面对整个宇宙而求真，而当形而上学家们面对世界寻找它的本原，对这个本原进行求真时，这个本原便作为真的对象、真的实体即世界的本质因而存在；与此同时，世界的无限奥妙和无限和谐又使他们觉得这个世界神秘无比，“无

私”地滋养了一切生灵，从而逐渐认为自己所求的最真的东西似乎体现了某种善的目的，因而是有价值的东西，认为世界的本原是善的东西，这就多少又回到神学上去了。不过，这种神学与原始的神话或宗教的启示神学不同，是哲学化了的理性神学。其实，历史上的典型的形而上学家的思想都或多或少带有理性神学的色彩。我国台湾省学者李震说：“柏拉图及亚里士多德皆肯定，当真实的形而上学建立起来后，必然会朝‘神学’发展。”^① 柏拉图哲学中的理念其实就是实体，他认为最高、最真实的理念就是“善”的理念，它也就是神。亚里士多德认为实体就是个体事物和作为个体事物原因的质料因和形式（即本质）因，其中，“形式因”是第一实体。形式因同时也就是目的因和动力因。他在《形而上学》的第三卷列举了第一哲学的研究必须探讨和解决的问题时认为，如果由不同的学科来研究四种原因，那么，就第一哲学的任务而言，从知识的权威说，只有目的因的知识才是最高的权威，而“目的”的实现就是“善”；从认识的本质说，人只有认识了事物“是什么”，才能真正认识这个事物，因而只有认识了事物的形式因即本质因，才是最高的智慧。这里，亚里士多德最重视的是目的因和形式因，目的因体现了实体的善，本质因体现了实体的真，而最高的目的和纯粹形式也就是“不动的推动者”、至真至善的神。此时，实体作为真与善的统一，不是一般的真与善的统一；因为实体或最高实体是整个世界的最终本质和最高目的，所以它是绝对真与绝对善的统一。

在实体内涵的两个方面即真与善的相互关系中，真是基础。从情感上说，善具有最高权威，而从理论上，真却是最重要的。在形而上学家那里，情感服从理智，善以真为基础。这不仅是因为形而上学家是由求真走向求善的，更重要的是因为在由求真走向

^① 李震：《基本哲学探讨》，台湾辅仁大学出版社1991年增订再版，第3页。

求善的过程中，苏格拉底提出了一个为形而上学家们广为接受的命题，“美德就是知识”。正如德国哲学家赖欣巴哈（H. Reichenbach）所说：“把美德视为知识的见解是一种本质上的希腊的思想方式。”^① 所以，在形而上学家的眼中，“善”是“因真才善”，或者说“善就是真”（的知识）。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说，实体内涵是真与善的统一，而其核心是“真”（“绝对的真”）。

（二）形而上学的对象是绝对确定的知识对象

既然形而上学的对象即实体的内涵的核心是“真”，即使实体内涵中的“善”也是“因真才善”，那么，形而上学的对象就是一种知识的对象，而且不是一般的知识对象，是绝对确定的知识对象，这种情况的出现是与最初的形而上学和自然科学浑然不分现象相联系的。如果说形而上学的目的论（善）的部分贴近于神学的话，那么，它的本质论（真）的部分则贴近于科学。“在希腊人看来，哲学和科学是一个东西。”^② 哲学和自然科学在从原始神话中产生出来后，都力图以合乎理性的知识来代替关于世界体系的神话解释。起初，哲学和自然科学是同义语，伊奥尼亚的自然哲学家就既是哲学的创立者，又是自然科学的创立者。后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始发现了哲学与自然科学有某种差别，但他们只是把这种差别理解为哲学是因其对象的广大性而比自然科学更高的科学，即“科学之科学”。哲学与自然科学的这种浑然不分的状况对自然科学和哲学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自然科学的对象是物理客体（经验对象），它可以通过自然科学方法获得关于它的对象的确定知识。哲学的对象是世界整体，是整体世界的本质，它虽可以是以科学为基础、通过思辨而获得的关于世界本质的一种“知识”，但这种“知识”与确定的自然科学知识不同，只是一种

^① 赖欣巴哈：《科学哲学的兴起》，伯尼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45页。

^② 丹皮尔：《科学史》，李珩译，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原序。

思辨猜测。然而，在哲学与自然科学未分的情况下，事情就不一样了。当哲学与自然科学被视为同义语时，哲学家们也要追求确定知识；当哲学与自然科学被视为有某种差别，是“科学之科学”时，哲学家们便高兴地认为，哲学不仅可以和自然科学一样提供关于世界的确定知识，而且因其研究对象的特性还可以提供关于最高存在或整体世界的本质的绝对确定的知识，这种知识在近代早期哲学家那里就是“普遍必然”的知识。换言之，在西方哲学史上，哲学家（主要是形而上学家）认为哲学知识是绝对知识，它具有绝对的确定性或普遍必然性，所以，从学科对象的角度说，形而上学的对象是绝对确定的知识对象。

三、形而上学的任务

（一）以“认识—伦理”平行为原则的任务

形而上学的对象规定着形而上学的任务。形而上学的对象是真与善的统一，形而上学的任务也就应该是“求真”与“求善”的统一。“求真”是一种对真理的认识，“求善”是一种对道德的追求，所以，“求真”与“求善”的统一规定了形而上学任务中的“认识—伦理”的平行原则。这是在讨论形而上学的任务时必须把握的方面。

当然，形而上学虽然以超验的本体为研究对象，但它不可能不关涉到现象界。它要超越经验、超越现象，这本身就表明它不能避免现象问题；而它要认识和追求本体，其用意之一也是要用最真最善的本体来说明和规范现象。可以说，用本体来说明和规范现象也是形而上学的一个任务，只是这个任务完全以对本体的认识、对本体的了解为前提，它只是形而上学的一个附属任务。

（二）形而上学任务的核心

在形而上学的诸任务中，其核心任务是认识本体，建立关于世界本质的绝对知识体系。形而上学的任务虽然包含了认识与伦理两个方面，但是形而上学是“科学之科学”，它的对象是绝对确

定的知识对象，“善”是“因真才善”，所以，无论是“认识”还是“追求”本体，都表现为认识本体。由此可见，认识问题的解决也就是伦理目的的达到，所以说形而上学任务的核心就是认识论任务。但这一点只是在近代哲学中才被明确意识到的。

形而上学核心任务的完成有着极大的重要性。我们已经看到，认识本体（它的本性、原则等等）问题是形而上学的核心任务，完成这个任务是完成形而上学其他任务的前提，这已表明了这个任务的重要性。其实，这个任务的完成与否还关涉到形而上学本身的可能性问题。

形而上学既然以超验的本体为认识对象，那就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本体是超验的，我们可否认识它？如果我们不能认识它，我们就不可能有关于它的任何确定命题，也缺乏研究本体与现象统一的基础，因而我们关于形而上学的论断就不可能有任何确定性，形而上学也就不可能是类似于自然科学的那种“科学”，更不用说是“科学之科学”了。所以形而上学本身的存在从一开始就包含了两个预设，即：

- a. 世界是可以认识的；
- b. 我们关于世界的知识是绝对的。

这就是说，形而上学的可能性完全建立在这两个预设上面。这两个预设只能是现实的，否则，形而上学作为“科学”只是可能的科学，形而上学就失去了“科学之科学”的尊贵性了。这是形而上学家所不能答应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托马斯、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黑格尔的知识体系，都是关于世界的“绝对真理”的体系。

然而形而上学两个预设的现实性必须由形而上学的核心任务的完成来保证。因为，形而上学的两个预设的现实性是独断的，而它若想要避免这种独断，使形而上学作为一门现实的“科学”，它就必须提供一种实际的认识理论来实际获得关于世界本质的确定知识，使预设的东西成为现实的东西。这样，它就把其核心任务